



爱的包裹

□康凌鸿

“囡囡,快起来换衣服,跟我去取包裹。”周末一大早,母亲的声音就把我唤醒了。我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不愿动弹,嘴里嘟囔着:“太冷了,中午再去拿吧。”母亲却不由分说将我拽起,语气带着期待地说:“是你外婆寄来的,包裹太大,我一个人拎不动。”

我只得打消赖床的念头,裹紧厚外套跟着母亲出门,心里也好奇外婆又寄了什么好东西?走到快递驿站时,门口的包裹已经堆积如山,可我和母亲还是很快找到了要取的包裹,因为它的袋子是外婆常用的旧化肥袋。那些袋子因为反复使用,质地早已变得软塌塌,有些边角处还磨出了毛边,但外婆总说这种袋子结实能装,即使旧了仍很耐用。细心的她每次还会在装满东西的化肥袋子上缠几圈胶带,防止东西掉出来。母亲打趣说是因为外婆贪心,总把袋子塞得鼓鼓囊囊,

才需要胶带加固。

这次外婆寄来的包裹果又是沉甸甸的,我和母亲各拎起包裹的一角,才能合力将它提起来。到家后,母亲迫不及待地拿剪刀拆包裹,打开袋子一看,是一堆老家的土特产,有外婆种的板栗和自制的烟熏腊肉,还有鱿鱼干和地瓜干。母亲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佯装抱怨地说:“哎呀,你外婆又寄这么多东西,怎么吃得完啊。”看着母亲嘴角藏不住的笑意,我知道她压根不嫌弃这些“甜蜜的负担”。

当天中午,那些土特产就变成热腾腾的菜肴,其中那盘炒腊肉,还让我多吃了一碗饭,外婆做的腊肉,比市场上买的多了些柴火香,一咬下去,紧实的肉质在齿间化开,咸香醇厚,怎么都吃不腻。母亲一边看着我大快朵颐,一边跟外婆通电话,听她询问今年的腊肉合不合胃口,母亲连声说“好吃,好吃”,又忍不住叮

嘱道:“以后别寄这么多,我们这里都能买到。”电话那头的外婆听了立马说:“那不行,外面买的比不上家里的做,多寄点能让你们慢慢吃。”

这样的对话,每次都会在外婆寄来包裹后“上演”。时间一长,我也能听出母亲是心疼年迈的外婆。外婆家在闽北的一个小村庄,那里山路蜿蜒,交通不便,想要寄快递得去镇上,来回路程要花一个多小时,而外婆每次去都带着大包裹,一路上的周折可想而知。可母亲结婚后定居在闽南,隔好几年才能回一趟娘家,外婆见不到她,只得不时寄来一个包裹,往里装各种老家特产,既是想让母亲尝尝家乡味,也把她对母亲的牵挂都藏进包裹里。

如今,我离家在外求学,经常能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。就像前不久泉州的天气骤然变冷,母亲的消息也如期而至:“天冷了,给你寄了些保暖的衣物。”

隔天去取快递时,我发现那个包裹竟是一个印着“化肥”字样的白色大塑料袋,心里不禁感叹母亲连寄包裹都继承了外婆的风格。等我气喘吁吁地把包裹扛回宿舍,拆开一瞧,除了厚衣裤,还有几袋地瓜干。拨通母亲的电话,我疑惑地问:“怎么突然寄地瓜干?”母亲嗔怪道:“你上次说好久没吃了,我跟你外婆提了这事,她就赶紧把家里做好的地瓜干寄来,说别让你惦记。”

挂了电话,我的心里五味杂陈,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话,竟被母亲和外婆都记在心上。原来,不管离家多远,总有这样一个包裹,装着家人的爱意,等着我去拆开。如今,我渐渐明白了那些旧化肥袋里装的,从不是简单的特产或衣物,而是外婆把思念寄给母亲,母亲又捎给我的惦念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)

故乡的变化

□王世琪

许久没回老家,车刚驶进村口,一条新铺的柏油路就闯入视线,我一时竟想不起这条村道过去的样子。

路边建起了不少新屋,田地也不似过去那样一望无际。记得小时候我总爱蹲在翻整好的地里,用手捏湿润的泥巴玩,稍一用力还会惊跑躲在土里的蚯蚓。现在田边远眺,看见的是叔伯操控着小型耕田机,铁犁翻起的土浪均匀又整齐。听他们说用这种工具耕地,不仅省力气,效率高,还能让土壤变得透气,也利于秧苗生长。机器取代了人工,田里少见弯腰耕作的人,我却想起了过去奶奶在地里忙活的身影。那时的她腰上总挂着一个竹篮子,里面码着育好的秧苗。奶奶插苗的动作一向麻利,时不时直起身还要回

头瞧瞧秧苗是否仍立得笔直。不远处的祠堂翻新了,不过檐下依旧有燕子窝,时还能瞧见燕子飞进飞出。

曾经的晒谷场变成了农产品交易市场。最近是橘子的采摘季,村里不少人都聚在这里忙活。“大学生来搭把手!”刚走进市场,我便被表叔拦住,他递过来一筐还带着露水的橘子,叮嘱我搬去仓库。记得从前一到橘子成熟的季节,我们全家都挤在老厝的天井中打包,父亲用毛笔在稻草捆扎的竹筐上写买主的姓氏,念叨着稻草吸潮、竹筐透气,能留住橘子的鲜味。而现在市场里搭着整齐的遮阳棚,父母和表叔坐在下面给橘子套保护网,不再怕风吹日晒了。称重的电子秤也取代了从前的铸铁秤砣,装橘子的竹筐则变成印着商标的纸箱。我帮忙时发现母亲仍把一些橘子放进竹筐,问了才知她还像以前那样,会把最甜的橘

子挑出来,留给自家人吃。

后山的果园也变了样,重修的引水渠用水泥砌得整整齐齐,田埂不再黏鞋,父亲走在上面却分外小心,仿佛脚下仍是会呼吸的泥土。新移栽的橘树长得挺拔,树旁边立着一些太阳能杀虫灯,父亲说现在种橘子讲究科学,不用再担心虫害。路过蓄水池时,我弯腰掬了捧水,凑近鼻尖一闻,还是记忆里橘子和花草混合的香气。

晚上闲来无事,我教邻居家孩子们扎灯笼。当蜡烛在灯笼里亮起时,其中一个孩子忽然问道:“这灯笼会烧坏吗?”我这才想起年少时在家做灯笼,不小心把蜡烛插歪了,或是离灶台太近,火星溅到纸糊的灯笼上,定会烧出几个焦黑的洞。我笑着对孩子们说现在做灯笼



用的是防火纸,不容易烧坏,见他们好奇我怎么懂得这门手艺,又忍不住讲起儿时跟着奶奶学做灯笼的往事。

返程那天,客车驶过村道,我望见了新建的茶厂,也看见了祠堂前新栽的柿子树。心里估摸着这个冬天过去,那棵树就会冒出新芽,就像故乡的样子,等我下次回来,它定会褪去更多旧痕,拥有新的面貌。

(作者系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2023级学生)



中山路的新模样

□宋怡莹

每天上下学,我都会经过中山路,自以为对这条百年老街很熟悉。直到读了《泉州中山路》这本书,看见书中黑白老照片展示的坑洼土路、搭着破棚的小摊、掉了漆的砖墙,我才意识到早已变得干净整洁、满是生气的中山路,原来藏着许多我不知道的故事。这本书也像一把钥匙,为我打开了一扇时光之门,带我了解了家乡的“成长印记”。

书里介绍,早年间的中山路是泉州的“商业动脉”,但因为年久失修,路面凹凸不平,连廊的木梁也透着陈旧的气息。现在路面经过修整变得平坦了,两侧的连廊却还是“老样子”。爸爸告诉我,修复这条老街时,工匠们特意保留了横梁上的雕花,连砖缝都是按老工艺进行修补,这才让连廊看起来依旧古色古香。如今的中山路上依旧人来人往,热闹繁华,廊道中常见大人们坐着喝茶聊天,小孩们凑在一起嬉戏玩耍,抬头能望见五彩斑斓的窗花和灵动的滴水兽。节假日晚上在此上演的“ $\angle 45$ 刺桐剧幕”,通过光与影的交错变幻,将泉州的历史故事、名胜古

迹投射在老建筑的墙面上,也让人仿佛“穿越”回过去,徜徉在书中描绘的旧时光中。

这本书还让我知晓了中山街上一些老字号小吃店的变化。比如以前开在窄巷口的肉粽店,现在的门店已经变得宽敞,连点餐台都配了电子屏。有次我和妈妈去店里用餐,听店主阿婆说许多游客都会来这里寻找泉州的“老味道”。我突然看懂了这些小吃店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,变的是店面的外观,不变的是一代代掌勺人的手艺,正是这样的传承与坚守,让泉州的“老味道”成为一张名片,也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古城。

合上书,我再次来到中山路。带着肉粽香的晚风拂面,连廊下传来阵阵欢声笑语,我忽然明白了家乡的“成长印记”到底是什么,它就藏在被修复的连廊里,也藏在飘香的小吃店里,还藏在每个人的笑容里。这份印记不只是街道的新旧交替,是文化与生活的延续,更是一代代人对这片土地的珍视与守护。

(作者系泉州市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)

听高甲戏

□潘嘉荣

第一次听高甲戏,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。那时我正拿着遥控器翻看电视频道,突然,一段戏曲旋律飘入耳中,熟悉的闽南唱腔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

我平时会用闽南语跟长辈们交谈,但电视里高甲戏演员的闽南语发音很特别,听起来既亲切又陌生。这次“邂逅”,让我对这种戏曲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随后还特地找了一些剧目来听。

从古代的经典剧目《白兔记》《牡丹亭》,到现代创新之作《开台新曲》《围头新娘》,不知不觉间,我听过的高甲戏剧目越来越多,对它的喜爱更是有增无减。因为喜欢听《大汉天子》和《郑成功》两个剧目,我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,才知两个剧目还走出国门,获得了许多外

国戏迷的青睐。看着新闻里的演出照片,我心里特别骄傲,觉得咱厝的高甲戏可真厉害。

妈妈知道我喜欢高甲戏,便抽空带我去剧场观看现场演出。那天剧场里坐满了人,锣鼓声一响,穿着华丽戏服的演员们就登台了,他们鲜艳脸谱令人惊艳,独特的唱腔更是让我听得如痴如醉,散场时仍意犹未尽。听妈妈问下次还来吗?我立马点头如捣蒜。

现在我还学会了几个简单的高甲戏唱段,有时家庭聚会,长辈们让我唱两句,我开口,他们就会跟着打节拍,客厅里满是笑声和掌声。我也经常跟身边的同学讲高甲戏剧目里的故事,期待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,能爱上这一有趣的传统戏曲剧种。

(作者系南安市第五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要相信,那些你咬牙坚持的“再来一次”,终将在某天,成为旁人望尘莫及的“天赋”。



球赛还没开始,场边已经围满了人,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投向球场,空气中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息。哨声响起,比赛正式拉开帷幕,对方一名高个子球员犹如一只猎豹迅速带着球往前冲。我方队员不甘示弱,只见小杰同学飞奔过去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球夺了回来,随即转身朝着对方的球门冲去。这个抢球的场面让观众席瞬间沸腾,加油声更是震耳欲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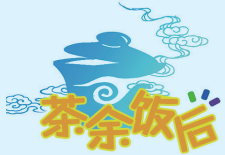
对方的守门员似乎还没进入状态,趁他不注意,我方球员快速冲到球门前,紧接着抬脚将球踢出去。足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,随后越过晃神的守门员,砰的一声落进球门,随即撞向球网。“进球啦!”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,许多同学们都激动得又蹦又跳,有些人还开心地拥抱在一起。因为这个进球,最终我方也取得了这场足球赛的胜利。

——《扣人心弦的足球赛》(黄赫洋,泉州市西隅中心小学四年级)

周末,我和妈妈一起去逛公园,走进大门,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映入眼帘,扑鼻而来的清新空气让人顿感神清气爽,烦恼好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,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。漫步在小道上,两侧可见形态各异的罗汉松,树上还有鸟儿在尽情地歌唱。往远处看,草坪上几只小狗正跟主人玩耍嬉戏。继续朝前走,一座小桥出现在眼前,我定睛一瞧,有一只小猫躲在桥下晒太阳,它慵懒地趴在地上,偶尔抬头看看往来的游人,悠闲又惬意。

小桥旁边还有一片花丛,虽然已经是冬季,但朵朵小花仍然开得热热闹闹。花儿与绿叶相映成趣,在阳光映衬下犹如披上亮色彩衣。偶尔一阵风吹过,花儿们又像舞者翩翩起舞,姿态优雅又养眼。公园里的美景让我流连忘返,直到太阳快要落山,身体被夕阳余晖笼罩着,我才恋恋不舍地跟着妈妈往回走。

——《出游让生活更美好》(翁佳怡,德化县第六实验小学六年级)



坦白

儿子:“妈妈,我犯错了。”
妈妈:“你做了什么?”
儿子:“我不小心打碎了杯子,我不小心打碎了杯子。”
妈妈:“知道了,用不着讲两次。”
儿子:“您说过的,坦白一次,就可以把处罚减轻一半。”

不宜久藏

甲网购了一堆零食,乙看见了问:“买这么多,可以吃很久吧?”甲笑而不语,几天后提起这事,甲对乙说:“我把那些零食吃完了。”
乙惊讶地问:“怎么不放着慢慢吃,急什么?”甲理直气壮地说:“因为包装上的食用说明写着‘不宜久藏’,可不得赶紧吃完。”

蘑菇的形狀

学生:“老师,请问蘑菇生长的地方经常下雨吗?”
老师:“是的,蘑菇喜欢生长在潮湿多雨的地方。”
学生:“怪不得蘑菇要长成伞的形状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花季新语

白粥

□吴怡欣

我从小就喜欢奶奶煮的白粥,口感软糯,米香浓郁。偶尔做了咸粥,见我不爱吃,奶奶会用手指戳一下我的额头,佯装生气地说:“挑食不好。”随后又像变戏法似的端出一碗为我单独煮的白粥。

我爱吃白粥,胃口却不大,每次吃饭时都得跟奶奶“斗智斗勇”。经常我才舀了半碗粥,奶奶见了就立马再添几勺,一定要把碗装满才行。有时我趁奶奶去厨房端菜,赶紧把粥舀出来一些,然后倒入白开水兑稀。她发现了定要念叨一句:“粥稀了没营养,你正长身体,怎么能这么吃。”说完又会往我碗里添一勺稠粥,然后盯着我吃完。

上高中后住校,我大多时候在食堂解决三餐,有时主食选了一碗白粥,吃着吃着,我就会想起奶奶,也愈加思念她煮的白粥滋味。于是这天放学后,我忍不住拨通了奶奶家的电话。接通后熟悉的声音传来:“喂,找谁啊?”“奶奶,是我。”听见我的声音,电话那头的

奶奶立马打开了话匣子,一会儿问“在学校住得习惯吗?”“吃得好不好?”一会儿又关心我学习累不累,有没有好好休息。我一一回答后,才跟奶奶提起周末想回老家喝她煮的白粥。奶奶听后沉默了几秒,才犹豫地说她前些天摔伤了腿,最近得卧床休息,可能没法煮粥给我吃了。我吓了一跳,赶忙问她摔得重不重?有没有去看医生?奶奶笑着说没事,让我别担心,还说等她好利索了,一定煮一锅白粥让我吃个尽兴。

电话挂断后,我的心仿佛被揪着,闷闷地疼。知道奶奶一向报喜不报忧,从不愿让我担心,但一想到她独自卧床,我就坐立难安,归心也愈发急切。我决定这个周末还是要回趟老家,陪奶奶说说话,也问问她熬粥的方法,还要试着为她煮碗粥,让她尝尝我的手艺。

(作者系安溪县第八中学高二年学生)

城市的“美容师”

□郑梦婕

在城市中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如默默闪烁的星星,穿梭在大街小巷,清扫散落的垃圾,擦拭蒙尘的设施,用平凡举动擦亮城市的容颜,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环卫工人。

每天当整个城市还在沉睡时,环卫工人就已经走上街头。他们身着橙色的工作服,手持扫帚与畚箕,成为街道上最早的“舞者”。扫帚与地面的摩擦声,夹杂着扫帚推动树叶前进的声音,也仿佛奏响着一曲多彩的辛勤劳动的乐章。一年四季,无论刮风下雨,这群勤劳的人始终坚守岗位。酷热难耐的夏日,汗水湿透了身上的衣,顺着额角不断滴落,又在地面晕开小小的湿痕,环卫工人们也没有停下手中清扫的动作。到了冬天,凛冽的寒风像刀子般刮过脸庞,环卫工人们仍用冻红的双手握紧着冰冷的扫帚,仔细清扫街道,让城市保持干净的面貌。”

记得有次回家路上,我看见一位环卫工大叔正在费力地清理下水道的杂物。污水散发出阵阵刺鼻的臭味,旁人避之不及,他却毫不犹豫地蹲下身子,用手一点一点地将堵塞物抠出。他的脸上没有丝毫嫌弃,眼神十分专注,



污水溅湿了裤脚,他也毫不在意,只顾着疏通堵塞处。等下水道终于恢复畅通,大叔只是用随身携带的半瓶水冲了手,又继续投入下一段道路的清扫中。还有负责我家小区附近街道的环卫工阿姨,她每天都很早来打扫街道,遇见上学的孩子,她就会放下手中的活,等孩子们走过再继续清扫地面。下雨天,她还会把积水处的落叶扫到一边,提醒经过的行人“慢点儿走”。

在我眼中,环卫工人不仅是城市的“美容师”,还像长辈一样亲切。他们会提醒我慢走的阿姨,也是不嫌脏清理下水道的大叔,更是每天路过时总能看到的、让街道变整洁的可爱劳动者。

(作者系永春县力行学校初一年学生)